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十九

宋　沈括　撰

器用

禮書所載黄彛乃畫人目為飾謂之黄目予遊關中得古銅黄彛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又如閘楯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黄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説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城

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茖鳴鉦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盖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字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黄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别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茍為昔夏后鑄

禹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謂

或曰禮圖罇彝皆以木爲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罇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爲之左傳却有瑤甕律以竹爲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爲據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

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具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ᘓ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如銅罍之飾皆一ᘓ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作𤳳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唐人詩多有言吳鈎者吳鈎刀名也刀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古法以牛革為矢服卧則以為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
數里内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鄆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制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
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
也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幹鐙以鐙距地而張
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謂之神臂弓最為利器李定
本党項羌酋自投歸朝廷官至防團而死諸子皆以

驍勇雄於西邊

古劒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

古人以劑鋼為刃柔鐵為莖榦不爾則多斷折劒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劒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脇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劒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

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而下垂及肩畧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甞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現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大小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

不能造此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長安故宫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欵誌但漶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

在廷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偽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世有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為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鑑又見他家

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筭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

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要在機牙其言隱晦難
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參連為奇謂以度視
鏃以鏃視的參連如衡此正是句股度高深之術也
三經三緯則設之於堋以誌其高下左右耳予嘗設
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七八設度于機定
加密矣
予于關中得一銅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蘭
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

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青堂羌善鍛甲鐵色青黑瑩徹可鑒毛髮以麝皮為綇旅之柔薄而韌鎮戎軍有鐵甲匱藏之相傳以為寳器韓魏公帥涇原曾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嘗有一矢貫札乃是其中鑽空所刮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瘊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謂之瘊

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隱起僞爲瘊子雖置瘊子但元非精鋼或以火鍛爲之皆無補於用徒爲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釵刻爲鳳首已皆破缺然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爲也鄭愚津陽門詩云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緌非虛語也予又嘗過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予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

屈伸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鬬八吳人謂之罳頂唯宫室祠觀爲之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葬者極稀土中所得多是没於行陣者

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嶽以措栝水其上而不揺慶歷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揺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未經進御方陳于大廷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夢溪筆談卷十九

夢溪筆談卷二十

宋 沈括 撰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其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内有雷擎二水雷水

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電白縣乃是隣境又何謂也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閒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刄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劃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流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大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桮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為

之傳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棊試數白黑棊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棊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册盛一大篋中指以

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而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説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脱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藍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

曰何為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脱齒亦隱然有生者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鬚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為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

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能服其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颷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然

有聲復透下明光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恠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

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熈寧中王師南征有軍杖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杖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

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為黄矣正如雌黄色又過一花復變為緑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

旙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檝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卵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内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窻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窻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

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
哉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
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譚師魯自言以退
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
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
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
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

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喻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

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胸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

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歳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放懐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敘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斂髙郵崔伯易為墓誌敘其

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為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即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元非先後此理宛然熟觀之可喻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遷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

予羣從邁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邁嘗學誦揭諦咒都未有人知從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咒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缺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為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絰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為學士而丁母喪年三

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别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别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缾中水咒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缾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

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缾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蝨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

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畧無霑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示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為嚴麗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喻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于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

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為築廟于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僧正因遊温州鴈宕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

其畀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于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荅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歳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

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為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為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内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宕山求訪老人

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豫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缾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

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鍛金叙云其法為爐竈使人隔墻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為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為壹餅每餅輻解

鑿為八片謂之鵝觜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宫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虚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匱藏

夢溪筆談卷二十

夢溪筆談卷二十一

宋 沈括 撰

異事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水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鑠都無所覩

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彥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於卧内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異

延州天山頂有奉國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常割身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為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尸毗王說

相符按漢書膚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傅會縣名為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歷中施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為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具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顱骨大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衡牙長僅盈尺皆為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役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為拉碎但佇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閤門使夏元象時為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為予言之

甚詳至今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予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銲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銲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惘然不測

世傳沅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具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為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脇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踈類栢葉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弟兄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顔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顔筆知其

非偽者其横畫即是横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銀而光豔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曽夜煑鹽鴨

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煑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予在中書檢正時閲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熟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

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覩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

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為涅之所化手痕正如握涅之迹襄隨之間故舂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褭蹏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褭蹏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柹土人謂之柹子金趙飛鷰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褁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豔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

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説謂麟趾褭蹏乃婁㪅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於他金予在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予亦買得一餅

世傳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閒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閒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

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

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為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凄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韈而登如履

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具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為之傳記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棊與國手為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

今妾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丐綫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饑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遲則頊作悶絶懐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亦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

為時文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

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髙郵人葢常見之近歳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

登州巨嵎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石皆頹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為常莫知何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

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具說甚詳此不具紀聞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

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畧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人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常寳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人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篾剔之出赤屑如丹沙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鍊丹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住人李遥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出市見鬻拄杖者等閒以數十錢買之是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為人所殺求賊甚急民之子見遥所操狀識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執遥驗之果邑民之杖也㫁掠備至遥實買杖而鬻杖者已不見卒未有以自明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乃逮隨州而大

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值之因緣及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

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髙七八尺尾鬣皆麟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禄也

錢唐有閩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鐵無纖跡用力屈之如

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關中种諤亦畜一劒可以屈置盒中縱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劒曰若其靈寳則舒屈無方葢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為也

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寳鑑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為京寺丞衣緑無緑遽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即位覃恩錫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為御史嘗照之見已著貂蟬

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祠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宅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後直大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子爲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缘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計而三

司官廢宅毀為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鉤極銛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黿其為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鈎於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為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按此物即虎頭鯊也能變虎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揺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

異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地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為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為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斸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欵識文畫皆非近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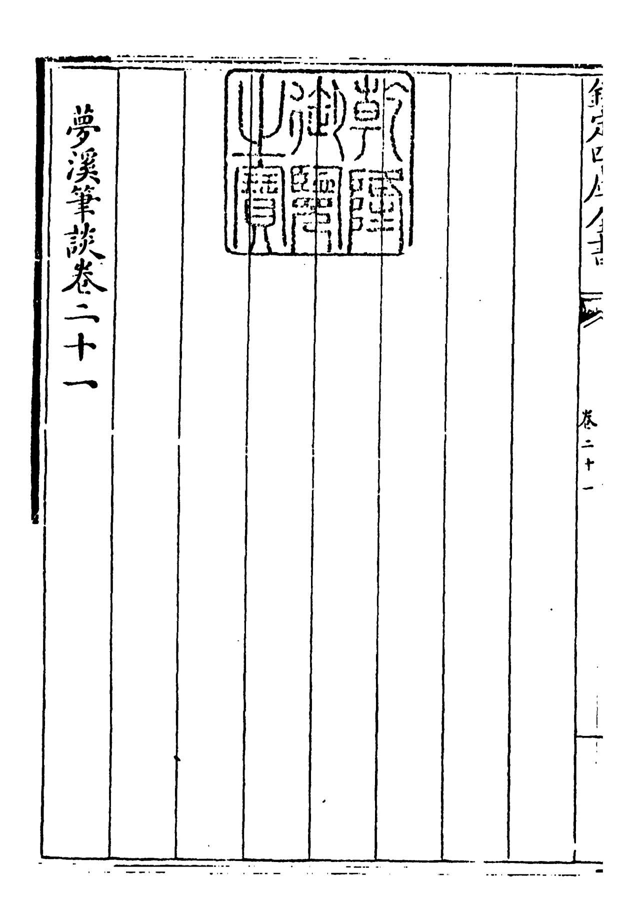
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所經縣城官舍民居畧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録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見如

此慶歷中京師集禧觀渠中氷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氷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搨之無𢲅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夢溪筆談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張仲芳

夢溪筆談卷二十二

宋 沈括 撰

謬誤 譎詐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為笴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

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寛宥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歇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

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謬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鷄舌葉藿膠薫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鷄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薫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薫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濶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為術精而言直後舉倍徙

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

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為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

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邪成式以昔邪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

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黄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為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為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陜漕罷赴闕

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盞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夢溪筆談卷二十二

夢溪筆談卷二十三

宋 沈括 撰

譏謔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録曼卿詭怪不覊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

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叅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叶音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叙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毆數人此輳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日官爲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爲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

者爲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修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閒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爲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泥迦葉披之人

以為此僧未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虻所毒則狂逸

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床氷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察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為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容道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

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黄衣稍異奈本觀

與别觀不同非為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

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

科為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為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

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

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

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勑牒靴服數人皆

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為一絶句曰君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録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為河南軍巡判官日縁事至留司御史臺閲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檢云准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本京鹵簿儀仗先於清泰年中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為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温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抛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

所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别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龎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

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紿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别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龎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虚其夜謂

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過
豁宿例於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
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鵞為
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鵞作書云醋浸曹公
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夢溪筆談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夢溪筆談卷二十四　　宋　沈括　撰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内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

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延州詩云二

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氷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縁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

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冗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

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方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遼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

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古藏於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别是一族尤為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遼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閒求為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

令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
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
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
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
為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
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
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擣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

以板為笪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塗壁以麻搗土世俗遂謂塗壁麻為麻擣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北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蟭蟟之小而緑色者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螓亦螓

之類也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来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是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為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来

蓋久矣

予奉使河北邉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殻及石子如鳥卵者横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濵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説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唐李翺為東南録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至于江

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同輩鍊朱砂為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懵冒一夕而斃朱砂至涼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毒豈不能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

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温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峰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賛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

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鴈蕩下有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諸峰皆峭拔嶮怪上聳千天穷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

音漕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喦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陡出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内諸司舍屋唯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上海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乇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乇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

彦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
䠒意若懽感正彦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
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
捧首而䠒

熙寧中珠輦國使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
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
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
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内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揺指爪及盌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栢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塜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

鍾馗之説亦遠矣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叙世家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稾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為之憤激為詩以弔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

惡其貪忍故斥爲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在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剎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

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
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
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
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
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
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
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
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置官譔定

而流習所徇肩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牙一發便長寸許其細如針唯牙長為上品以其質榦土力皆有餘故也

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来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芽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

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養鷹鸇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音以麥反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鸇法度及其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于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

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鱁鮧乃今之烏鰂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歷中羣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

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筯處主人則捧而横齧終不能咀嚼而罷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霑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没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

昔之麤𤻜又不知何也

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鴈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遼界却自石門子

冷水鋪入鉼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閣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尚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宫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

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夢溪筆談卷十八